

当我把阅读的“方向盘”交还给学生之后

□卓丽娜

我曾精心构建过一座“阅读花园”：分级书单是苗圃，定时午读是灌溉，统一笔记是修剪模板，分享会和手抄报则是园中繁花，一切规整、井然有序。可学生在园中穿行，眼神少有遇见珍宝的光亮。我精心搭建的阅读世界，为何唤不醒他们心底真正的热爱？这份困惑，直到一本被翻烂的《哈利·波特》出现，我才豁然开朗。

那天午读时走进教室，我看到几个学生围坐在一起，对着一本书激动低语。我的出现让他们慌忙将书藏进抽屉——那本封面破损的《哈利·波特》里，写满了不同笔迹的真情批注，没有刻板的文本分析，只有与故事同频的心跳共振。那一刻我猛然醒悟，我设计的完美流程，恰恰剥夺了阅读最珍贵的东西：发自内心的、想要与文字对话的原始冲动。我决定，把阅读的主动权还给学生。

放手之初，课堂陷入了意料之外的沉默。当我宣布自由选书、自由表达时，没有欢呼，只有茫然无措。长期被安排、被指挥的学生，面对突如其来的自主，反而手足无



阅读小组成员的主题读书会

措。课间的场景却截然不同：他们为《三体》的黑暗森林法则争辩，对东野圭吾小说的结局大胆推测，鲜活而热烈。强烈的对比让我深知，教学方法的价值，必须在课堂现场、经由学生的真实反应来检验。我的课堂定位也由此转变：从单向的知识传授，变为师生共同参与、充满未知的行动研究。不再追寻唯一答

案，而是在试错与调整中，寻找打开每个学生阅读心门的独特钥匙。

思维的痕迹：从“示范”到“共创”

我取消了统一的读书笔记，可新的问题随之而来：学生的记录大多仍停留在“这本书很好看”的感慨或简单的情节复述上。于是，我搭建起思维脚手架，将自己批注的

思维导图式的书页展示给学生，目的是分享“我为何这样思考”，明确告知这只是参考，而非给出标准答案。我把内隐的阅读思考外化出来，成为师生共同讨论、优化的样本，鼓励学生在此基础上创造属于自己的方法，丰富班级的阅读策略库。

示范带来了催化效应，学生的阅读有了真正的升华。小林分享《人类群星闪耀时》时，带来了亲手绘制的“英雄命运交叉图”，用线条理清历史偶然与必然的交织；小雅读完《红楼梦》，用一枚手工香囊搭配文字，在针线中读懂了逝去的专注与温柔……他们让我看见：思维痕迹不限于文字，可在手中、落在心里，成为生命的表达。

辩论的升华：从“设问”到“生成”

讨论祥子的命运时，我抛出一个假设：“如果祥子有辆网约车，他就能幸福吗？”这个问题旨在打破“社会VS个人”的二元争论，但我未曾料到，它把我们引向一个更深刻的方向。

平时沉默的小杨说：“老师，我觉得祥子像掉进了流沙坑，越挣

扎，陷得越深。”“流沙坑”——这个比喻瞬间重塑了全班的认知图景。它不再是一个文学分析，而是成了一个可以观照自身处境的“认知模型”。立刻有学生联想到孔乙己的科举困境，有人对比林冲被逼上梁山的隐忍，更有人坦陈解数学题钻牛角尖时，就是这种越陷越深的感觉。任何预设讲解在此都显得苍白。

创造的边界：书本知识在生活里复活

《昆虫记》分享课上，小航带来了一个自制的塑料盒，里面是他用黏土捏的蚂蚁窝。通道弯弯曲曲，有“吃饭的地方”“放食物的地方”“蚁后待的地方”。最妙的是，他在“蚁后房间”的顶上，捏了一个小小的天窗。分享时，他说：“我想，法布尔没写，但蚂蚁女王也应该需要光。”这个小小的“天窗”，瞬间让作品从精巧的复原，升华为充满同理心的创造。

盒子里还用深浅颜色区分了工蚁和兵蚁的活动区域，作品虽显稚嫩，却处处是真观察、真思考的痕迹。同学们一下围过来，你一言我

一语，“这里得加个逃生通道吧！”“蚂蚁会不会也有‘厕所’啊？”大家聊着聊着，就把昆虫、生活、想象全串在了一起。书本里的知识，就这样在手里、在眼前，真的“活”了过来。

隔天的练笔里，有学生写道：“看完小航的蚂蚁窝，我才明白，读书不只是抄句子、画插图。读科普书时，可以动手画结构图；读小说时，可以把人物关系画成地图；读散文时，可以用自己的方式，把心里的感受做出来。”

真正的阅读创造，从来没有固定方式。它可以是文字，是手工，也可以是一个突然冒出的想法，在同伴之间悄悄传递，在生活里自然生长。

回望：从“园丁”到“同行者”

在这段旅程中，我从“盆景匠人”变成阅读生态的守望者——不再执着规整风景，只学留白、观察、陪伴，尊重每株苗的独特生长。

如今，我愈加明白，教育的意义并非塑造与指挥，而是在同行与点亮中，见证一个个生命按自己的节律绽放。当我把阅读的“方向盘”交给学生，才看见他们带着热爱与好奇，驶向我从未设想过的远方。那些突发的提问、超越教案的思考、随笔里的灵光，都在刷新我对阅读与成长的理解。

把主动权交还给学生，眼前便铺展开一片蓬勃的原野——那里有学生用热爱开垦的田垄，用思考催生的新芽，永远藏着意想不到的惊喜。

当手捧一本喜欢的书

□杨力

着书的样子细细品味。凉意从舌尖蔓延开来，整个人都清爽了。

从那以后，我开始留意身边那些被忽略的美好。在阳台上种了一盆薄荷，看它一天天舒展嫩叶；清晨去菜市场，和卖菜的大婶聊哪种青菜最新鲜；傍晚散步时，停下来看看天边的云彩。这本书像一位温和的长者，教会我慢下来，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诗意。它让我明白：生活的质地，就藏在这些细碎的日常里。

如果说《草木春秋》是午后温暖的阳光，那《百年孤独》就是夜晚惊心动魄的暴风雨。

路过一家新开的书店，落地窗后面，一个烫金封面吸引了我的目光。那是一本新版的《百年孤独》。虽然老版已经读过多次，可我又爽快地买了一本。

那天晚上，我捧着新版的《百年孤独》读了起来，书中熟悉的人物、熟悉的画面一一再次展现在眼前。恍然间，我跟着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上校看冰块，跟着美人蕾梅黛丝飞上天空，跟着梅尔基亚德斯的预言在迷宫中穿行……夜深了，窗外有虫鸣，我沉浸在马孔多这个魔幻的小镇里。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命运像一张大网，把我深深地网了进去。放下书走到窗前，城市在沉睡，星星在天上闪着微光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自己很渺小，又很辽阔，渺小的是个体生命在时间长河中的短暂，辽阔的是人类精神世界可以抵达的远方。

这本书让我思考什么是时间，什么是命运，什么是真正的孤独。它如一场暴风雨，把我抛向更远的地方，去追问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。

现在，这两本书并排放在我的书桌上。一本告诉我如何深情地活，一本告诉我如何勇敢地望向生活之外。

手捧一本喜欢的书，就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，让我在平凡的生活里活过千百种人生，在有限的时间里抵达无限的远方！

遇见一本喜欢的书，就像在茫茫人海中遇见一个懂你的人。那种感觉，说不上惊喜，更像是久别重逢。

去年夏天，我在老城区闲逛，跨进了一家旧书店。店里光线昏暗，到处堆着发黄的书。我没抱什么希望，随手翻了翻那些落满灰尘的旧书。

在最底层的角落里，我看到了汪曾祺的《草木春秋》。封面已经褪色，边角微微卷起，上面画着一朵蓝色的牵牛花。扉页上有一行清秀字迹：“购于2011年10月，细雨蒙蒙中读完此书，心中欢喜。”忽然觉得，这本书就是在等下一个懂它的人。于是，我把它带回了家。

汪曾祺写栀子花：“栀子花粗粗大大，又香得掸都掸不开，于是为文雅人不取，以为品格不高。栀子花说：‘去你的，我就是要这样香，香得痛痛快快！’”

我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原来生活可以这样有趣，这样充满滋味。合上书页，我泡了一杯薄荷茶，学

巴陵锋的散文集《笔尖上的芭蕾》是在城镇化浪潮中开启的一场文化追寻之旅。这部作品之所以名为“笔尖上的芭蕾”，是因为其书写达成了高难度的平衡，既忠实于物质生活的粗粝质感，又让精神得以轻盈起舞。

从《过了腊八就是年》中的时间节律，到《放羊琐忆》中的人与自然协商，再到《周祖故里话年俗》里的历史基因，这些个体记忆的汇聚，直指一个核心命题：在传统式微的今天，我们如何通过记忆书写，完成精神的还乡？

细读文本可见，巴陵锋通过记忆的“肉身化”、时间的“循环化”、苦难的“升华化”三重策略，将周祖故里的生存记忆，转化为可供当代人栖息的精神家园。

真正的生存记忆首先是一种“身体记忆”。巴陵锋的书写将记忆锚定于具体的身体实践与感官体验中。这种“肉身化”策略使行将消逝的生存方式获得了可触可感的生命张力。

《背馍上学那四年》是一个12岁少年背锅盔徒步行求学的记忆，核心是饥肠辘辘的身体感受，具象化为牙齿与冰馍的交锋、味蕾与霉味的协商。正是这种长期食用粗粝食物的身体经验，将“永不服输”的

记忆的书写与精神的还乡

——读《笔尖上的芭蕾》

□武抒祖



的身体老去，相关的记忆便将真正“死亡”。因而，他的文字也就具有了档案意义。

如果说身体记忆是空间的铭刻，节俭记忆则是时间的循环。巴陵锋展现了一种与线性现代时间迥异的循环时间观。在此观念中，节日是让日常时间中断、神圣时间降临的通道。

《过了腊八就是年》清晰呈现了这种循环节奏。巴陵锋深挖其内在的时间哲学：“过年”是一个完整的时间单元。生活在其中的人，主动通过仪式“塑造”时间。这种循环时间的核心功能，在于为个体提供“重生”的精神机制。时间在此非单向流逝，而是可通过仪式“归零重启”。对于生活在干旱贫困中的人们，这种时间观具有重要的心理疗愈作用：无论过去多么艰难，新年意味着一切可以重新开

始。《周祖故里话年俗》进一步将个体生命循环与历史文化循环相连。巴陵锋的叙述让当代人的年节仪式成为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展演。

同时，他也敏锐捕捉到循环时间面临的现代危机。当农耕节律被线性时间取代，节日便可能丧失其重塑时间、安顿生命的精神功能。

生存记忆无法回避苦难叙事，但巴陵锋的独特之处在于从不渲染悲情，而是致力于展现将生存压力转化为精神资源的民间智慧。《背馍上学那四年》通篇写“苦”，然而作者将艰苦条件视为一种筛选与锤炼。他感慨：“须由奢人俭地经历背馍这一关，方可修成正果。”苦难在此被转化为砥砺意志、促人成长的道德教育资源。《我的河南奶奶》进一步拓展了苦难叙

事的边界。奶奶作为逃荒被卖至陇东的“侉子”，承受着歧视与生活的多重打击。然而，她不仅坚韧地活了下来，更将中原的面食技艺带入当地。苦难未曾将其击垮，反而使其展现出中国女性超强的韧性与文化调适能力。

巴陵锋的散文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主流成功学的生命典范：其价值不在于征服苦难，而在于与苦难达成创造性的共存；不在于消除限制，而在于在限制中雕琢出意义的形态。作者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记忆书写体系：于身体维度，将记忆锚定感官体验；于时间维度，揭示循环节律如何赋予生命重生；于苦难维度，展现民间智慧如何将压力转化为资源。这三个维度交织，共同回应了如何在传统式微的当下完成精神还乡。

“笔尖上的芭蕾”本身即是一个精妙隐喻。巴陵锋以笔尖在纸上舞出了一支关于记忆、生存与精神的复杂舞蹈。每一个旋转，都在对抗遗忘的重力。当燎疳的火光、背馍的脚步、周祖的年俗经由文字重获新生，《笔尖上的芭蕾》便成为一座用语言建造的纪念馆。它召唤每一位现代读者，于他者具体的生存记忆中，照见自身普遍的精神乡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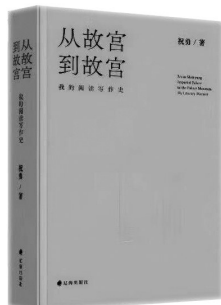
书林漫步



《“骨”往今来：一位动物考古学家的观察》
作者：董宁宁
出版社：浙江教育出版社

内容简介：

这是一本动物考古学的科普读物。早期的动物考古研究，主要通过形态学分析，鉴定动物骨骼遗存的种属和部位，在此基础上展开后续研究。今天则引入了稳定同位素分析、全基因组分析等“高科技”，可以回答更为广泛的问题。诸多家养动物是如何被驯化的？古人吃什么动物、怎样烹调这些动物？动物如何被役使、被用于祭祀？动物骨骼、牙齿、角骨怎样广泛应用于工具制造？通过对动物骨骼的研究，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饮食文化、礼仪文化乃至经济形态，看到人与动物关系的演变：一件件骨头，串起了一部文明演进的宏大历史。难得的是，作者以女性学者特有的细腻，联系当下，勾连生活，让学术变得亲切可感，不但满足了我们对古代社会的好奇心，也启发我们思考今天如何与动物相处。



《从故宮到故宮：我的閱讀與寫作》
作者：祝勇
出版社：遼海出版社

内容简介：

阅读与写作，是作家祝勇人生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他在这本书中回顾了与自己与书相伴的记忆。这并非常规意义上的回忆录，而是“一部有关回忆的记录”，从故宫沈阳到北京，从沈阳故宫到紫禁城，书中记述了他的成长、求学经历与读书、写作的感受，呈现出一位读书人、写作者的思想如何日渐成熟，精神世界如何逐步丰富。个人的阅读、写作史也从某个角度反映了时代文化浪潮的变迁。